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Commemorat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改革开放 30 年
中国儿童文学金品30部

沈石溪
金品

我的虎女蒲公英

沈石溪◎著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郑重推荐
课外阅读优秀读本 儿童文学当代经典

新世纪
出版集团
出版

我的虎女蒲公英



改革开放 30 年
中国儿童文学金品 30 部

沈石溪



沈石溪
◎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新世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沈石溪金品/沈石溪著. —广州: 新世纪出版社, 2008.9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儿童文学金品 30 部)

ISBN 978 - 7 - 5405 - 3661 - 9

I. 沈… II. 沈… III. ①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儿童文学—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3703 号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儿童文学金品 30 部

沈石溪金品

沈石溪 著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890 mm × 1240 mm 1/32

印 张: 7.25 插页 9

字 数: 14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5-3661-9

定 价: 1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3797655 购书咨询电话: 020-83795770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儿童文学金品30部

顾问委员会

GUWEN WEIYUANHUI

总 顾 问

高洪波

顾 问

束沛德 金 波 樊发稼

张之路 曹文轩 秦文君

执行主编

王泉根

改革开放 30 年与中国儿童文学

高洪波

2008 年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 30 周年。从 1978 年迄今的 30 年，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儿童文学突飞猛进的时期。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变化，带给儿童文学全新的精神资源、创新机制与宽松的创作环境，与此同时，以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刘心武的校园小说《班主任》为代表，儿童文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积极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直接投入当代亿万少年儿童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与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30 年间的优秀作品，已经影响了中华民族整整两代人。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高度鸟瞰，我们可以毋庸置疑地说：改革开放 30 年的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最快、变化最大、成绩最显著的时期。改革开放 30 年的儿童文学给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内涵与十分宝贵的经验。

首先是儿童文学观念的变革。

儿童文学说到底就是为儿童的文学。但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个长时期内，我们却不能为儿童服务，而是与整个成人文学捆绑在一起，为“运动”与“中心”服务，因而远离儿童的所谓“儿童文学”，儿童也

沈石溪





就必然远离了它，十年“文革”更是达至极至。“以儿童为主体”，这是改革开放30年儿童文学观念的根本转变。将儿童文学从以成人意志、成人教育目的论为中心转移到以儿童为中心，也就是以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与接受对象为中心，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有了这一变革，改革开放30年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出现对“教育儿童的文学”之类的将儿童文学视为单一教化工具观念的挑战与超越，才能出现“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要为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儿童文学的双逻辑支点”、“儿童文学的童年情结”、“儿童文学的叙事视角”、“儿童反儿童化”、“儿童文学的成长主题”等等一系列执著儿童文学自身本体精神的学术话语与基本观念的探讨和建设。从整体上说，改革开放30年儿童文学经历了回归文学—回归儿童—回归（作家创作）个性的三个阶段，但其核心则是回归儿童，让文学真正走向儿童并参与少儿精神生命世界的建设。“走向少儿”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儿童文学高扬的美学旗帜。“走向少儿”的中国新世纪儿童文学，必将在实现自我价值与艺术个性自觉的进程中，对培育中华民族未来一代健康成长产生更加深广的影响。

其次是创新意识的激扬。

创新即突破、超越、探险，创新是文学的活水、动力、加速器。创新意识作为人类独有的高贵品质，可以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照亮生活也照亮精神，照亮小说也照亮童话、诗歌、散文。创新精神如同严文井笔下那一曲永不停歇的“小溪流的歌”，绕过“下次开船港”，不知疲倦地去破译一个个“宝葫芦的秘密”，带给儿童文学不断的惊喜与收获。于是，改革开放30年儿童文学才有了曹文轩坚守古典、追随永恒的《草房子》，秦文君贴近现实、感动当下的《男生贾里全传》，张之路集校园、科幻、成长于一体的《非法智慧》，董宏猷跨文体写作的《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沈石溪全新的动物小说《狼王梦》，杨红樱、郑春

华独创品牌的《淘气包马小跳》、《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才有了金波的诗体童话、郑渊洁为代表的热闹型童话、冰波的抒情型童话、张秋林的小巴掌童话以及成长小说、动物小说、双媒互动小说……才能出现旗号林立、新潮迭出的创作景象，高举起大幻想文学、幽默儿童文学、大自然探险文学、少年环境文学、生命状态文学、自画青春文学等一面面创新旗帜。创新意识为改革开放 30 年儿童文学提供了不断进取、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动力与文学标杆。

第三是队伍与阵地的扩大。

30 年前，百废待兴的中国，嗷嗷待哺的青少年只有两家少儿读物出版社，20 个儿童文学作家，200 个儿童读物编辑，每年仅出 200 余种少儿读物，而且多数是旧版重印，那真是个令人万般无奈且酸楚的现实。而今，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跨越式的发展，今日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儿童文学、儿童读物出版大国，并正在向强国迈进。现在全国（以下数字未含台港澳）有 34 家专业少儿读物出版社，并有 130 多家出版社尤其是各地的教育出版社都设有少儿读物编辑室，目前国内 570 多家出版社中有 520 多家争相出版少儿读物，并有 140 多种少儿期刊和 110 多种少儿报纸。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我国少儿图书的年出版品种已由过去的 200 多种发展到每年 1 万多种，年总印数由 3000 万册发展到 6 亿多册，优秀图书的重版率达到 50% 以上。2006 年，我们还出版了囊括百年精粹的“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这是何等令人鼓舞的业绩！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的传播形式，除了传统的纸质媒体，今天更有网络、音像、影视等多种途径。全方位、多层次、大面积的传播形式与途径，极大地促进并确保了儿童文学的发展，使亿万小读者真正享受到阅读的自由与快乐。

文学生产的核心是作家队伍。30 年前，我国仅有 20 位儿童文学作家，而且大多已因“文革”封笔多年。而今天，则是一支庞大的生力军。截至 2007 年，中国作家协会共有会员 8129 人，其中儿童文学作家



有 800 多人，如果加上各省、市、自治区作家协会中的儿童文学会员作家，则已达到 3000 多人，其中骨干作家有 1000 多人。综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我们大致可以将儿童文学作家分为五代。令人欣慰与感动的是，改革开放 30 年的儿童文学，我们曾经拥有过“五世同堂”的鼎盛局面，五代作家为繁荣发展改革开放 30 年的儿童文学同心协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五代作家，第一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文学启蒙的一代，代表人物有叶圣陶、冰心、茅盾、郑振铎等，第一代主要是开创之功、奠基之功，而且一开局就是大手笔；第二代是三四十年代战争环境中革命和救亡的一代，代表人物有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贺宜等，他们用文学直接切入现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和革命救亡等时代命题；第三代是共和国“十七年”运动语境中的一代，代表人物有金近、任大霖、葛翠琳、洪汛涛、鲁兵以及孙幼军、柯岩、金波等，他们创造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原创生产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同时在文学配合“中心”、“运动”的复杂背景下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与民族化追求；第四代是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终于迎来改革开放的一代，代表人物有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葛冰、沈石溪、董宏猷、黄蓓佳、班马、周锐、冰波、郑渊洁、郑春华等，他们的特殊人生经历铸就了他们对儿童文学的文化担当与美学品格的执著坚守，他们不但是改革开放 30 年间，也是新世纪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坚与核心力量。

创建新世纪儿童文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需要后起之秀与后备力量源源不断的补充。令我们深感欣慰的是，那些“60 后”、“70 后”、“80 后”以及在“低龄化写作”中涌现出来的年轻作家，正在踊跃加入到儿童文学中来，有的已是儿童文学界响当当的“品牌”、“大腕”，他们正是中国儿童文学风华正茂的第五代作家。第五代作家的创作大致是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如今正在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最具创造力、影响力与号召力的群体。在他们中间，寄予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希望。

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近代民主革命从这里发起，第一次改革开放从这里起步，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春风亦从这里吹遍全国。为了全面反思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转型——儿童观、儿童文学观转变”规范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文学创新、审美嬗变，全面回顾、检阅儿童文学原创生产的丰硕成果，作为地处改革热土广东的广东省出版集团新世纪出版社，决定与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充分合作，于今年适当时候，在北京或广东联合召开“改革开放30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研讨会”；同时，新世纪出版社特组织编写出版《改革开放30年中国儿童文学金品30部》丛书（以下简称《30年30部》）。《30年30部》既是见证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成就的集大成出版工程，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更是将优秀儿童文学作品重塑整合的儿童阅读推广工程。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学界以实际行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促进新世纪文学繁荣发展而唱响的“第一声鸽哨”。

《30年30部》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以出生年月为序）束沛德、金波、樊发稼、张之路、曹文轩、秦文君担任顾问委员会顾问，由我担任总顾问；新世纪出版社特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王泉根教授为执行主编。

《30年30部》入选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具创造力、号召力、影响力的健在的30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作。毫无疑问，“30部”仅是一个对应时代的数据符号，应该进入的优秀作品绝不仅限于这些。我们想，为历史留下可圈可点的珍品，让阅读点亮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童年，用好书塑造他们漫长人生的初始阶段，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引领新世纪儿童文学新主流阅读，这既是我们共同的美学责任，也是我们共同的文化担当。我们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儿童文学事业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还远远不能满足3亿多少少年儿童的精神需求，实现儿童文学强国之梦还有许多路要走。



改革 开 放 30 年
中国儿童文学金品30部

机遇与挑战并存，发展与希望同在。一切全靠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的务实求进、不尚空谈、扎扎实实、多做实事，为中华民族未来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而努力。儿童是生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我坚信，经历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必将是大有作为的。

2008.5.8 奥运圣火点燃珠峰之日 于北京

目 录

一 我这 30 年	
搭上了顺风船	001
二 沈石溪金品	009
苦豺制度	009
红奶羊	039
天 命	079
缺 陷	093
春 情	112
象王泪	139
我的虎女蒲公英	191
三 评论	
生命的拷问/王泉根	207
四 创作年表	218
五 作品主要获奖记录	222

一 我这 30 年

搭上了顺风船

蓦然回首，改革开放已经 30 年了。这 30 年，是中国命运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 30 年，也是我个人命运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 30 年。

我的第一篇动物小说写于 1979 年。那时，我在西双版纳军分区任新闻干事。有一天，过去同寨插队的一位同学来串门，告诉我一个消息，寨子里那位为土司养了半辈子大象的老象奴死了。我在农村当知青时和那位老象奴很熟，据说他听得懂大象的语言，能和象对话，再桀骜不驯的野象，经他手调养，也会变成听话的家象。我还曾听他亲口说过，他曾因不忍心让土司来锯象牙而放跑过一头大象。报告消息的那位同学走后，我夜不能寐，老想着老象奴，他养了一辈子大象，死后应当还和大象有点瓜葛，人生才算划上圆满句号。我觉得被他放跑的那头大象应当从密林深处跑回寨子，在老象奴的坟墓前哀嚎三声，以示祭奠。我想着想着，想出一篇小说来，取名《象群迁移的时候》，约 12000 字。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写的就是动物小说，我甚至对动物小说这个概念听都没有听说过。稿子写好后，投寄北京《儿童文学》，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不料半个月就有了回音，主编康文信和小说编辑刘滢来信大大称赞了一番，鼓励我继续写这类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动物小说。不久，刘滢女士和美编吴银妮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西双版纳，当面进行辅导。我永

沈石溪





远不会忘记，在橄榄坝小旅馆里，年近半百的刘滢女士不顾疲劳，就着如豆灯光，运用她 20 多年的编辑经验，逐段逐段帮我完善短篇小说《第七条猎狗》的构思，直到远方的村舍传来公鸡司晨的啼叫。后来，《第七条猎狗》成了我立足儿童文学界的成名作。

当我刚刚写出两三个动物题材的短篇后，《儿童文学》编辑部就决定给我出一本动物小说集。接到刘滢女士写来的信后，我激动万分。出一本书，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如此良机，岂肯放过。当时我已在西双版纳生活了 16 年，积累了从事动物小说创作的丰厚的生活素材，写这方面的事，应该说是得心应手的。那时我尚年轻，初登文坛，急于发表，刊物和出版社的需要就是我的写作信条。在董宏猷、刘健屏、施荣华等文友的鼓励下，花了半年时间，我一口气就写出了 8 篇以亚热带森林为背景的狩猎故事，1985 年 1 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第七条猎狗》，第一次就印了十万两千册，很快销售一空。

从此，我跻身于儿童文学事业。

我深深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作家是由编辑塑造的。编辑的审美眼光不仅会影响作家的选材风格，编辑的火热心肠还会激活作家的灵性。起码对我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那一阶段的代表作品主要有《第七条猎狗》、《蠢熊吉帕》和《在捕象的陷阱里》。那个时期的作品讲究故事性和趣味性，所涉及的动物品种繁多，有很浓的传奇色彩。但因过分注重故事，忽视了思想内涵，基本主题仍囿于动物忠贞报恩的旧模式，艺术上也显得单薄，缺少必要的心理描写和氛围渲染。

我之所以醉心于动物小说创作，是与我童年的经历分不开的。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上海一条狭窄拥挤的弄堂里度过的。上海人满为患，自然就没有小动物的生存空间，尽管如此，我孩提时还是养过不少小动物——蟋蟀、麻雀、蝥蛄、金鱼、蝌蚪、小鸡、白兔……它们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有生命的玩具：我望着被囚禁在器皿、围笼中的“小可

怜”，为它们受我的保护，为我自己有能力主宰它们的命运，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得意和骄傲。我是个天生有点腼腆的孩子，身体孱弱，在家庭、学校和小伙伴中，不是被忽视就是遭欺负，而在我所豢养的小动物面前，我却能随心所欲地扮演强者角色。我比周围的小伙伴更酷爱养小动物，现在检讨起来，大概在潜意识中是想弥补一种心理缺憾。

那时，我阿婆还活着，她老人家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每每见我将小动物玩弄于股掌之间，便会迈动粽子似的一双小脚，颤巍巍走到我面前正色地说：“小心别弄坏了它们，它们也是一条命，说不定还是人投胎变的哩。人是不兴做坏事的，谁今生作了孽，阎罗王就让他来世变只蟋蟀。”我小小年纪听了这番教诲，心里未免打鼓，我觉得自己虽然在家受父母训斥，在学校受老师指责，总比这些关在器皿、围笼中的小动物要活得好些。于是，碰到用针头刺破人家自行车胎，或用白水泥堵住人家房门锁眼这类很够刺激的做坏事机会，我就咬着牙自动放弃了，为的是来世不变成蟋蟀。及至长大成人，我仍没勇气去做坏事，小动物任人摆布、凄凄惨惨的生存状态早已变成镌刻在我灵魂上的戒律，改也难。

我9岁时，也不知中了什么邪，极想养一条猎狗。我想象我的猎狗长着黑白相间的毛色，起名叫花旋风，比梁山好汉李逵的外号“黑旋风”更响亮。我想象警察遇到一桩凶杀案破不了，是我的花旋风追踪气味，搜捕到了坏蛋。我想象有两个流氓包围我，要剥掉我身上仅有的一件毛衣，俗称剥猪罗，花旋风勇猛地朝流氓扑跃过去……再美丽的幻想也代替不了现实。现实是，上海不准养狗。即使允许养狗，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养活人尚且不易，谈何养狗？父母没钱也没兴趣来满足我这个纯属孩子气的奢望。但少年内心的渴望是很难被湮灭的，买不起狗，我就花两角钱买了只小鸭子，发誓要把小鸭子培养成真正的猎犬。小鸭子没有伴，很孤独，就整天围着我转，我远远地打一声唢哨，它就蹒跚地跑过来了，活像一条能辨识主人、和主人亲近的狗。我着手训练



它的嗅觉跟踪，我将一条小鱼在它扁平的鸭嘴前悠晃两下，然后藏进瓶瓶罐罐堆放的破烂堆里。小鸭子被饥饿催逼着，毛茸茸的脑袋一伸一缩作嗅闻状，慢慢接近破烂堆，用蹼掌在瓶瓶罐罐之间扒抓，竟然把小鱼翻出来并啄食掉了。我心里乐开了花。当然，它毕竟是小鸭子，我把小鱼稍稍藏得远些或藏得严实些，它就无能为力了。改变动物的品性，也绝非一个九岁的孩子所能完成。但我并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趴在它面前，嘴里汪汪汪发出狗吠声，给它做榜样、做示范，企盼它能改变嗓音……后来，小鸭子病死了，我用只小木匣装殓了它，埋在街心花园，还用小木片做了块墓碑，认真地写上：鸭子猎犬花旋风之墓。

这也许可以称得上是我用透明的童心写就的第一篇动物小说。

说来也奇怪，我后来所写的好几篇动物小说都是围绕着改变动物品性这个命题来结构故事的。例如在中篇小说《牝狼》中，白莎为使半狗半狼的儿子变成纯粹的狼而奋斗；中篇小说《红奶羊》中，母羊先试图改变小狼崽的食谱，后又努力扭转羊儿惧怕狼的本性；长篇小说《狼王梦》中，母狼紫岚耗费大量心血，企图使狼儿克服自卑等等。我自己觉得，这和我童年期想把一只小鸭子训养成猎狗有着某种联系。这也许是一种创作情结，也许是年纪大了，爱追忆往事，想圆孩提时没做完的梦。

我热衷写动物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云南西双版纳给了我无穷的创作灵感。

1968年我初中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当时我们这批知青有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贵州、云南七个去向可供选择。我报名去了云南，唯一的理由云南是动物王国，我想养一条真正的猎犬。命运成全了我。我在西双版纳一个寨子插队落户，并住进一位名叫波依嫩的傣族猎手的竹楼里。波依嫩有两个含苞欲放的女儿，由于语言障碍，他误认为我是政府“送货上门”的候补女婿，不仅教会了我捉鱼、盖房、犁田、栽秧等一些基本农活，还很热心地教我怎

样做弩弓，怎样削竹箭，怎样做逮雀鸟的金丝活扣，怎样在野兽出没的小路上埋设捕兽铁夹。他养着一条黑狗，高大凶猛，敢只身闯进山洞朝土豹子吠咬，还很机警，波依嫩的女儿下河洗澡，都由它担任警卫，任何男性公民休想靠近去占便宜。我当然极想和它交朋友，遗憾的是，这畜生始终对我抱有成见，我拿肉喂它，它照吃不误，我想伸手摸摸它，它却翻脸不认人，朝我龇牙咧嘴作扑咬状。有一天半夜，我站在竹楼阳台上向下撒尿，这狗娘养的竟闷声不响朝我冲来，张嘴就把我当作流氓咬，要不是我躲得快，以后履历表性别这一栏还不知该怎样填写呢。就因为它老用一种狱卒监视囚犯的眼光盯着我，才害得我插队三年，上门女婿始终停留在候补阶段而没机会转正。我至今想不出我在哪里得罪了它，也想不通它有什么理由对我刻骨仇恨，只有一种解释，这是条公狗，同性相斥吧。

插队期间，我经常跟着房东波依嫩老猎人上山打猎，打猎是一项血腥味很浓的很有刺激性的活动。我亲眼看见，公斑鸠被金竹箭射落后，母斑鸠飞到我们头顶屙屎；母灵猫被铅弹射中胸膛后，拼出最后一点力气朝与窝相反的方向奔跑，因为窝里还有一对小宝贝；一群长着锋利獠牙的野猪被两只老虎看管着，成为虎的肉食仓库而无所作为；一头公象掉入捕象陷阱，象群围着陷阱哀嚎三天后，闯进附近一个山寨，踏平所有的房屋，这才离去；枪把大青猴从树冠打掉在地，走近前去一看，大青猴一手捂住肚皮上的伤口，另一只手向我们作摇手状……有时我们走得远了，当天回不了家，就在山上烧堆篝火过夜，波依嫩就会聊出一大箩关于打猎的故事来，有些离奇得就像童话，可他却赌咒发誓说是真的。可惜，那时我压根儿没想到将来会写动物小说，如果对他的那些故事稍稍做些文字润色工作，就能成为一篇好小说。可惜当时不曾留心记录，听过也就算了，现在再要回忆起来颇觉困难。需要声明一点的是，我虽然多次涉足猎场，却从未亲手射杀过一只猎物，倒不是我菩萨心肠，而是我枪法太差劲，只打得中地球。



六年的知青生涯，使我熟悉了热带雨林，也熟悉了众多的野生动物。“上山下乡”运动使得整整一代青年荒废了学业，耽误了青春，给千万个家庭带来了生离死别的苦痛，但就我个人而言，却因祸得福，获得了从事动物小说创作的生活基础。

1984 年是我命运的转折点。

那一年，文坛德高望重、在 60 年代曾写过《无情的情人》的徐怀中先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并以总政文化部长的身份出任文学系主任，首届招收 35 名学员，我有幸考了进去。同学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文坛的佼佼者，如莫言、李存葆、王海翎、朱向前、黄献国、李本深、崔京生等。

我虽出生在大都市上海，但属于上海最底层的市民，又在偏远的云南边疆生活了 16 年，就读文学系前，精神世界是封闭的，土得可以。我在文学系第一次参加舞会，感叹一个普通的生命竟然也能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下忘情旋转。最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怀中先生组织我们过了一次圣诞节，这也是我自出娘胎以来的头一遭。圣诞节，光听这名字就洋味十足，我们似乎还有一种数典忘祖的惶惑。那天，扮演圣诞老人的是著名儿童文学家严文井先生。怀中先生的夫人为我们烤制了火鸡和鹅。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真诚的祝福，都得到了一份圣诞节礼物。烛光摇曳，气氛热烈。我发现我僵化的思维在生动有趣的圣诞节中显得多么可笑。

怀中先生的办学方式别具一格。也许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开阔眼界，广泛比较，慎重选择。

我们虽然在课程表上也设有文学概论、古代汉语、世界历史、政治经济学等 20 多门教育部门规定的必修课目，但事实上，这些课目如同虚设，不仅课时极少，令学生头疼的考试也一概由文章替代。我们的精神和精力都不受教科书的束缚。

代替枯燥的教科书的是各类名目繁多的讲座。怀中先生胸襟开阔，气度非凡，文学创作上的各个流派、各种思潮皆能接受。当时大陆文坛